

王佐、王佑七岁这年春天，大(父亲)王岩不知从何处寻来两棵小树苗，一棵枣，一棵楝。春风还凉，王佐缩着头，王佑袖着手，站在一边看。

枣树手指头粗，细枝上有刺，尖尖地刺向四周。

楝树也手指头粗细，细枝光滑，枝上斑斑点点，如深深浅浅的伤疤。

王佐、王佑是一胞同生的兄弟，王佐比王佑早生一个小时，王佐为哥，王佑为弟。左为长，右为次。兄弟俩的名字王岩花了心思，起好了又得意，常挂在嘴边喊，喊出些辛勤和快乐来。

一胞同生的两兄弟性格迥异，王佐活泼，王佑木讷。王岩老婆说：早钻出来的当然活泼，迟出的就是个木性子。王岩认同，村子里的叔伯们也认同。

两棵小树苗摆在王佐、王佑面前，王岩发话了，各自选一棵，栽场地下沿。

王佐先选，选枣树，拿小枣树时被树刺戳了下，甩甩手，手指有血珠泛红。王佐看了大一眼，王岩的表情木木的。

王佑只有选楝树了，拿了楝树和自己比，楝树还没自己长得高。王岩在一边看王佑比划，表情也是木木的。

王岩帮着兄弟俩栽树，坑挖得一样深，坑底垫了同样的粪土。枣树栽在东边，楝树栽在右边，并排着，相隔丈把远。

栽枣树时王佐不敢扶树，

树上有刺，王佑跑了过来，蹲下身子扶，刺都长在细枝上了。楝树不要扶，王岩让王佑栽，王佑帮忙，仔细地浇了定根水。

一场春雨，枣树和楝树都泛青冒芽了。王佐对大、妈说：枣树活了，能吃上枣子了。王佑也兴奋，木木讷讷地对大、妈笑，还是妈接上了话：楝树也活了吧，好树呀。

大摸着王佐、王佑的头说，树活了，交给你们了，长上十年就是大树了。

妈拉着王佐、王佑的手悄声说：兄弟一人一棵树，双木为林呐。

王佐、王佑七岁的春天好美，两棵树竞相发叶吐枝。

三年后，枣树和楝树都长有大号酒盅粗细，个子更是冒得高，蹒跚的过了屋顶，如十岁的王佐、王佑“贪秧子”，新竹一样往天上冒。

枣树四月开了花，黄色的花，碎碎的香，把撒开了的枝头布满了。

王佐喊王佑，说：弟，有枣子吃了。王佑舔着嘴唇笑。

楝树是五月开花的，紫红色的花，香气一浪一浪的，花把枝头都压弯了。

王佑没喊王佐来看，王佐几乎天天都要到枣树下，看小枣在风中长大。看枣自然看到楝树开花，楝树的花又有什么讲头呢？

到了六月天，枣树的枝头

我爸身子瘦得像一块木板，蜷缩在那张木椅上，目光空洞，嘴巴不停念叨：“安秀呢？安秀去哪了？”

“我不在这儿吗？”我妈放下锅铲，从厨房里跑出来，摸摸他的脸，他便不吱声了。

每到傍晚，我妈便领着我爸往江边去。医生说，长时间不动，腿脚的肌肉会流失，运动能力也会丧失。我爸噙着嘴、皱着眉，斜着身子被我妈拽着，宽大的黑布鞋啪嗒啪嗒打着青石板，像是一个想逃学的孩子被家长往学校拖。

“爸爸，你快起来出去走走，再不起来，躺椅都要被你坐塌了。”我有时也去拽他，他不理，身子往后一靠，眼睛一闭，装睡。

我妈只用一招：“明文呀！快起来，出去吃饭了。”我爸听到这样的话，眼睛就会发亮，翻起身，跟我妈往外走。

一出门，我爸就不认识路了，只能乖乖跟在我妈身后，走几步就要问一句：“我们到哪呀？”

我妈一遍遍地哄他：“去吃饭。”

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马上就到。”

走到半路，我爸会突然将

我妈的手一甩，噙着嘴站在那里。“我要回家。”

“那你自己回去吧！”老妈坏坏地笑。

我爸噙着嘴，头一昂，“我不认得路。”

去江边的路上有座桥，桥上有座鱼形的塔，远远看上去又像帆船。我妈指着塔，问：“明文啊，你瞧瞧，那个看起来像什么呀？”我爸瞅一眼，得意地笑：“不就是像鱼嘛，又像小船。”我妈见我爸得意，也笑了。

我爸头一昂，更得意了。

桥上开下来很多车，每次经过那里，我妈都会放慢脚步，一只手挽着我爸的胳膊，一只手搂着我爸的肩，我爸很听话，任我妈搂在怀里。他们默默地往前走。我爸的鞋子“啪嗒”“啪嗒”着，一声声落在夕阳里，落在车辆的轰鸣里。

太阳的半边脸沉在江水中，半边脸浮在水面上。岸边的芦苇在风中轻轻舞动。一艘船忽地发出一串长长的汽笛声。

我妈指着江上的船，对我爸说着话。我爸抬了一下眼皮，又垂下头，一声不吭。他还记得那些船吗？他还记得江上

有果，楝树的枝头也有果，果是青色的，青得有光芒，青得透着诱惑。

秋天，王佐和王佑吃上了枣子，枣子是一竿竿打下来的。王佐拣红的吃，王佑可不管青红，连有虫眼的也一律吃进肚子。

王岩和老婆只顾打枣，上一竿下一竿，枣和叶一起落下。

一边的楝树也挂满了果，黄得深入，有鸟飞过，还是眼睛滴血地望着枣树，即便王岩举着竹竿。

枣子甜，楝果苦，天下人都知道，天下的鸟和虫子都知道。

枣子下了树，楝果挂着见风雪。

这年王佑辍学了，原因是家里穷，只能供一人上学。和栽树不一样，是王佑抢着说话，抢着不上学，学让哥哥王佐上。

王佐没吭声，大、妈商量了下，点点头。实际上大、妈早有了主张，还是王佐是读书的料。

王岩看着王佐说：一树枣子就看你红了。

妈看着王佑说：苦树不生虫，虫不吃。

王佑看看王佐，又看看周边的树，楝树的枝干完整，而包括枣树在内的树，都布满了大小不一的虫眼。

王佐上学，再上学，直至将自己上到了城市里。王佑

守着家，把父母守老了，也将一棵棵树守成了大树、老树。

枣树粗得一人抱不过来了，楝树大得要仰望才能看到闪闪躲躲的花。枣树年年结枣，楝树年年结果，枣甜、楝苦，赞美枣的多，怨楝的人也不少。

老楝树有料，惦记的人多，要买了去，王佑不同意，说：长着，抹天。天脏了，要抹抹擦擦。老枣树果甜，喜欢的人多，只是年年要挨打，打得一地落红。王佑心疼，说：熟了自然滴落，打不是事。不过，还是年年打枣，一树红枣得打。

日子经得过，枣树、楝树样过，可谁的日子是枣树，谁的日子是楝树，说不好。

王佐退休了，隔三差五往王佑家跑，王佑的家是老家，老家才是家。

春天，老枣、老楝开花，王佐、王佑一左一右坐在树下，枣花香、楝花香，引来了蜜蜂奔忙，采了枣花粉，采楝花粉，又提回巢中酿蜜，说是枣花蜜，实际上楝花的成份占一半。王佐喝了蜜水，说：真甜。王佑说：枣花蜜。王佐摇头，说：楝花香味，甜甜的。蜜当然是甜的，可楝树苦，王佑没有说出口。

枣和楝都老了，老归老，但它们开花、结果的热情不减。

一会，问一下，像一台自动播放机。

那天，我妈出门半天没回来，我爸像念紧箍咒似地一遍遍地念，我被吵得头疼，躲到屋里看书，过了一会，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，怎么没人说话呢？

客厅空空的，躺椅空空的，房间和厕所也没有人。我赶忙往门口跑。大门外，我爸一只脚踩着布鞋，一只脚踩着拖鞋。

我追上他，大声问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他皱着眉，噙着嘴，“我去找安秀。”

“你到哪儿找她？”

我爸摸了摸脑袋，撇着嘴说：“我不晓得嘛。”

那几年，我爸就这样整天在找我妈，“安秀呢？安秀到哪去了？”我妈就会跑过来，说：“我在这儿呢？”我爸就笑了。

有一天，我妈在厨房里做饭，突然丢下锅铲，跑出来，一脸的慌张，她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木躺椅，喃喃说：“我好像听到你爸在叫我。”说着，她的眼泪就出来了。

转眼，我爸已经去世一年多了。

Z

月光城 小小说

枣和楝

张建春

X

月光城 小小说

寻找

叶静